

1989
21780

危險的廣路

危 险 的 道 路

木 刻 连 环 画

赵 敏 刻

姚 善 堂 诗

辽 宁 画 报 社 出 版

一 九 五 九 年 一 月

前 言

这套连环木刻表现一件动人心弦的真人真事。那画中的盖友义，是辽宁省营口造纸厂的打件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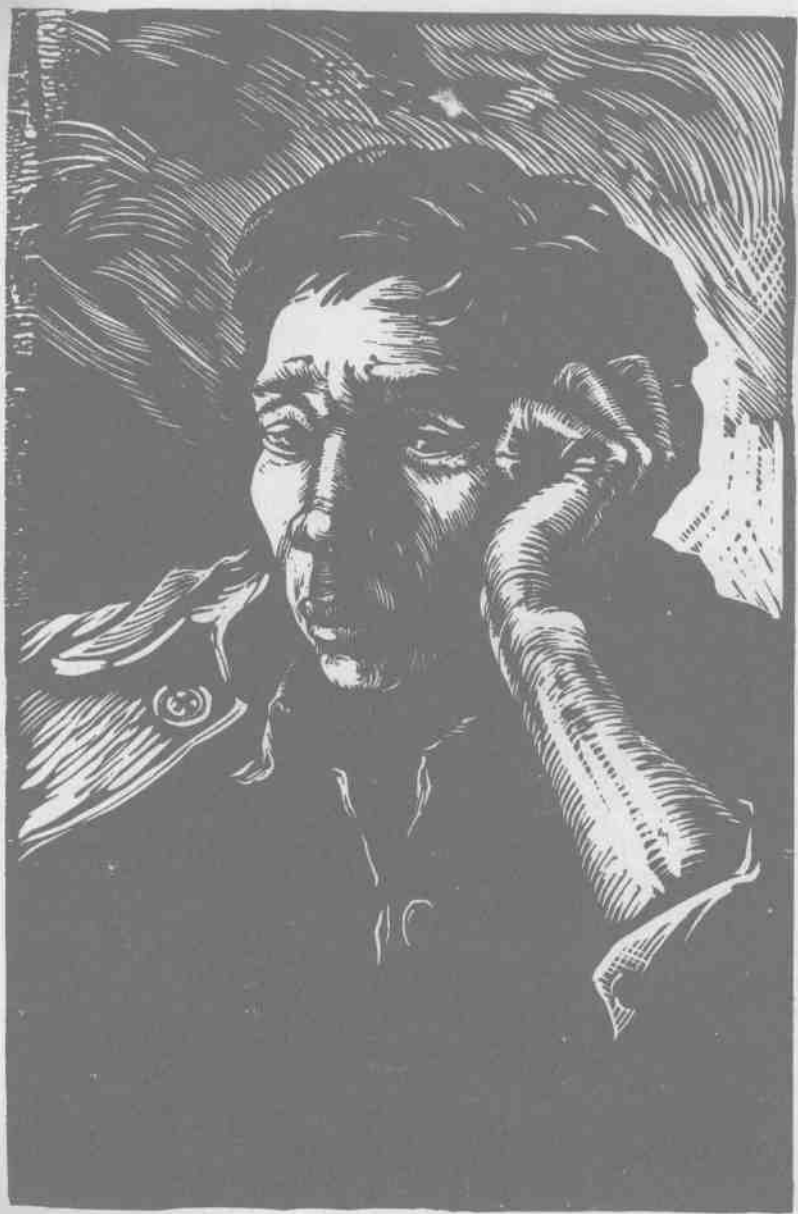
盖友义生于山东莱阳路格庄。这个三十二周岁的人有二十二年是在辛酸的岁月里熬过的：从少年起就做了乞丐；先后被国民党和日寇抓去修碉堡、做苦工、下煤洞；在资本家手下当过小工；在地主院庭扛过大活；遭受过严刑拷打；蹲过两次监牢；经历了五次死里逃生，由于饥饿所迫，他不仅抬过死尸，而还吞食过破棉絮、破布缕甚至在垃圾箱中吃过脏臭的鱼骨鱼刺。他的亲人们，又是哥哥被迫当壮丁、姐姐被卖身、母亲摔得腰折骨断、有五个弟弟妹妹和侄儿被活活饿死，全家人四分五散到处流浪，饱尝了旧时代的苦楚。至于记载这血泪史的，不仅有盖友义身上面部的疤痕，还有那留传三四辈距今上百年历史的各种实物。而这些在许多人来说，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一九四八年营口解放了，盖家的苦难从此一去不复返了。盖友义由奴隶变成了主人翁，在土改中被选为村干部，还拿起武器捍卫人民政权，先后三次被区委送到训练班，学习革命道理和阶级斗争经验。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不怕艰苦和困难，劲头很足，许多事情走在前，受到了村里劳动者的称赞。他不仅政治上作了主人，而且生活上也大改变：家中分得了肥沃土地和好房屋；既有粮食又有现钱；光棍娶了媳妇还生了儿女，老少团聚建立了新家庭，吃得饱穿得暖。同过去相比，一是天上，一是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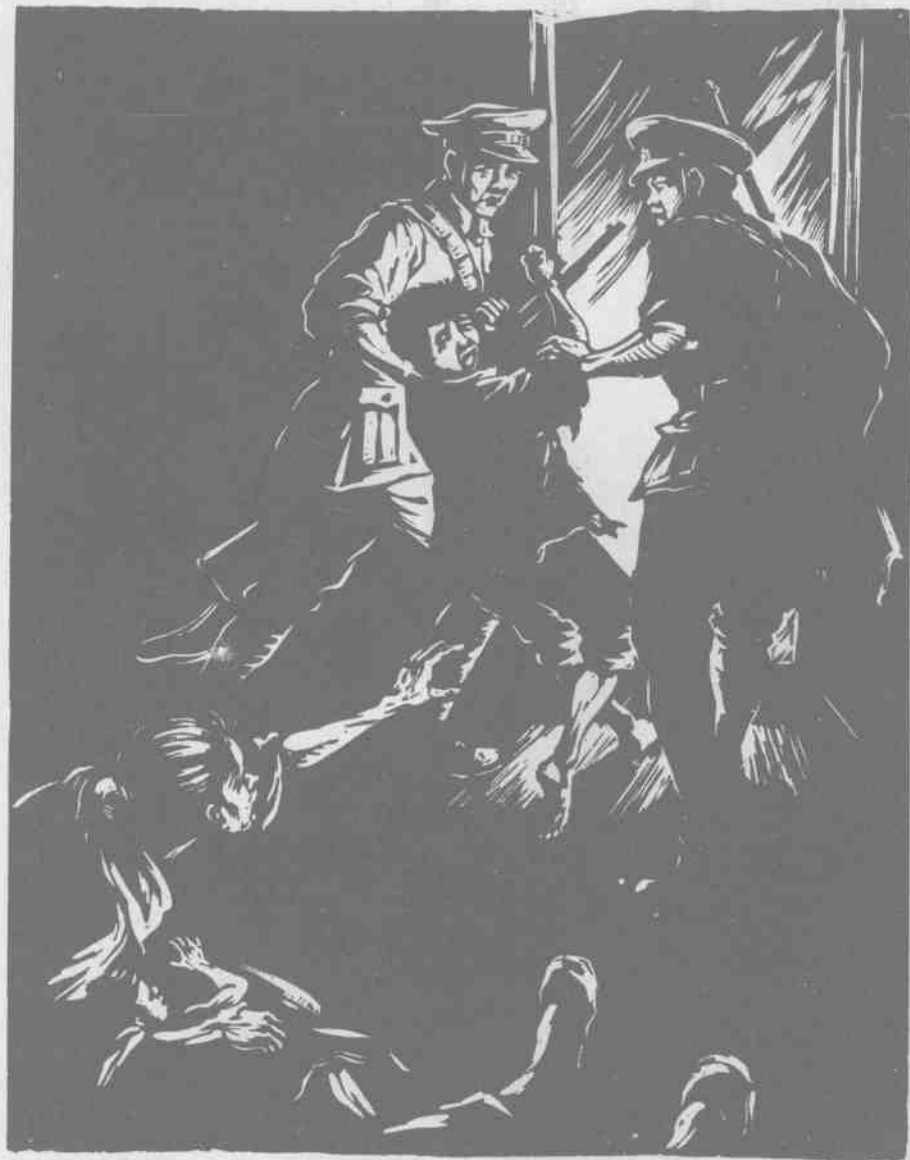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了。然而盖友义却渐渐变样了：原来他在土改中的积极性，只是为了报报仇，为的是房子地和黄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认为有了这些以后，革命就到头了。于是一心想发财致富，就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了抵触，村干部不愿意干，认为开会跑腿不合算，不如到工厂当工人好多挣钱。一九五二年进造纸厂后，白天拼命搞计件，夜晚披星戴月在自己地里干活，几年之功积下了三千多元。他用这大批款拴车、买牲畜、置房子和买田，招长短工和雇牛馆，甚至给至今未故去的父母修建漂亮的坟。钱多了，资本主义思想长了翅膀，竟促使他订出了二十年发财计划，要追赶山东二号地主“胎里坏”和头号地主刘建基等的财产和气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要来钱多就红眼：他挑担卖鱼卖虾，还把工厂取暖费用来买秫秸、白菜再卖出去，从中赚钱；又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私自高价卖粮；还叫苦生活困难向工厂借钱和请求救济，企图以此作经商资本。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堵死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他的发财计划不能实现，便一天天对党不满。

一九五七年秋末，造纸厂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在鸣放的日子里，他说什么合作化把人搞穷了，粮食统购统销把人饿的眼蓝了，干部是官工人受剥削，工人生活没提高，车间干部象小皇帝等等，向新社会进行了许多污蔑和进攻。通过群众性的辩论，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经过几个月时间党的教育和挽救，工人农民弟兄的真诚帮助，特别是过去同他共过患难的伙伴的帮助，加上他祖传下来的那些旧社会血泪生活的实物展览，终于使他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心，认识到自己翻身忘本，对不起党，对不起工人阶级，对不起苦难的长辈，更对不起革命烈士……。在多次的辩论中，他都流下真诚的悔恨而又感激的热泪，并在实际行动中有了新的表现。他知道过去走错路是没听党的话，得改造思想，在党告诉了他什么是真理以后，好象瞎子睁开了眼，看到了党的太阳发出的万道金光，每日风雨不误学习政治，每天检查思想，经常找党组织和周围同志谈话，因此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发挥了冲天的干劲，不断提出合理化建议，创造新纪录。现在，盖友义重新回到了党和工人阶级的怀抱，大踏步地朝着党所指出的红色大道前进！

这里的版面只反映了盖友义的全部历史的片断。敬希读者们在阅读了这个故事之后，从中吸取必要的东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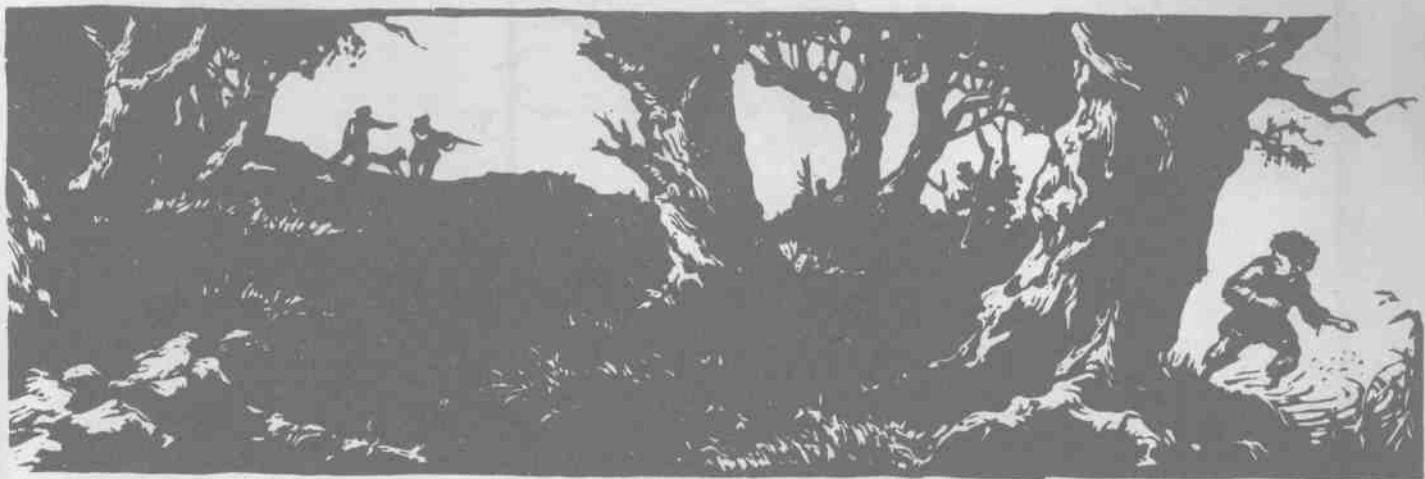
老盖呵，老盖，
眉头紧锁两眼发呆，
沉思不语，手儿扶腮
是什么冲击着脑海？
呵，看今天的幸福，
怎能不悲喜一齐来？
呵，忆往日的血泪，
怎能不受内心谴责？



他，十一岁的孩子，
到底犯了什么罪？
家贫，父亲患病，
匪军捉他去收骨髓。
尽管儿子挣扎嘶叫，
可是父亲昏迷不醒，
只有那残废的母亲呵，
伸出枯手，哭喊救命！



匪軍中象地獄一般，
做苦役累得筋骨酸；
為了撿些殘渣剩飯，
就投進這冰牢土監。
腳縛鐐銬頭鎖鐵鏈，
餓得無法吞吃破棉；
拉下來的屎啊，是——
一灘黑紅色的血團！



死亡的折磨难忍受，要反抗！要逃走！
在那不见掌的黑夜，不逃跑，哪天是头？

枯树后传来枪声嗖嗖：敌弹穿腿血横流！
陌生的五龙河呵，为什么拦住他的去路？



五龙河宽望不到边，
茫茫黑水是深是浅；
为了逃脱匪军追赶，
宁肯让小命被水淹。
腥涩的河水满口灌！
他浑身发抖心胆颤！
幸遇穷人姜大爷，
一条小命留人间。



旧社会你有翅难逃，
十四岁被抓修碉堡；
他呵，骨瘦象柴梢，
哪能背得动重土包？
干不了呵，不能干：
回答他的却是皮鞭！
腿压弯呵，脊压断：
恶棍烟斗冒青烟！



家中唯一的二亩地，
被万恶蒋匪掠夺去；
农民失地象割肉皮，
从此老小讨饭渡日。

可怜呵，妹妹弟弟，
啃嚼着草根把眼闭！
那掩盖尸体的炕席，
还留着孩子抓破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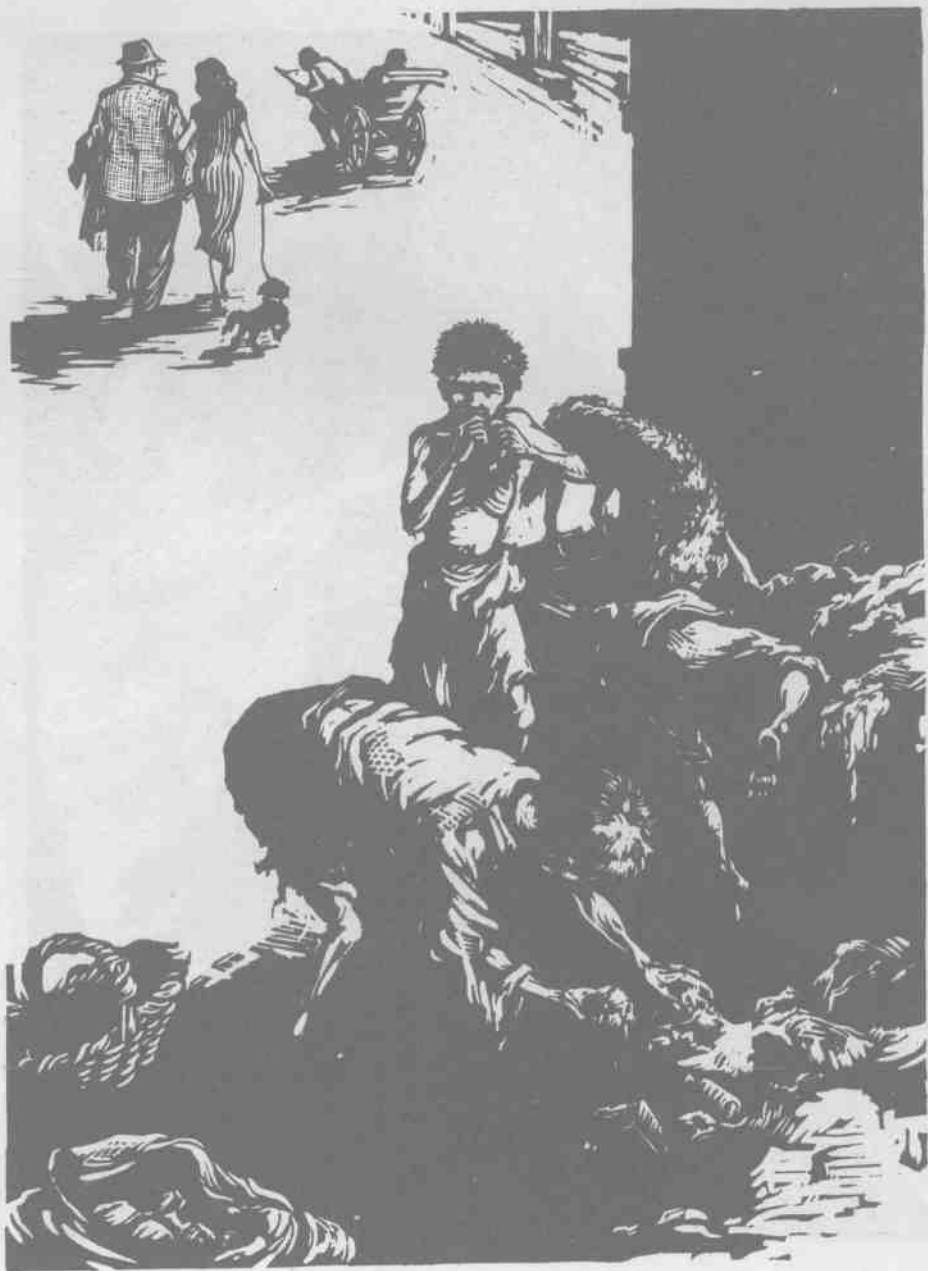
十六岁的除夕傍晚，
父母奔向烟台逃难，
姐姐将身卖给人家，
他扛活在地主大院。
夏天的太阳象火炎，
牛马的汗水淌不干，
层层剥削象台阶啊，
终日累月也走不完！



扛活累病倒在地边，被卖的姐姐跑近前；“弟弟呵，太苦命，蒋匪要抓你当壮丁。”
她哪是来把弟弟看，是把不幸的消息传：他听得眼黑冒金星，穷人到哪里能安身？



孤苦的少年躲壮丁，
逃向烟台寻找母亲；
白天讨饭躲着人走，
黑夜露宿在深山中。
瓢泼大雨无处藏身，
雷鸣闪电肉跳心惊，
哭叫呵，掩过雨声！
泪和雨水也分不清！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
來到了烟台两眼黑；
富貴佬乘坐東洋車，
貧窮兒守着垃圾堆。
飢餓呵，沒有吃的，
脏臭的骨刺填肚皮！
困倦呵，沒地方睡，
垃圾当成了枕和被！



路旁走来一穷朋友，把活命办法说出口：

“去偷日寇的盐库，不，这是反抗不是偷。

应该让物资换换手。”万恶的鬼子啊下毒手，
枪杀伙伴脑碎浆流！他受伤也险些把命丢！



腊月里鬼子来招工，
送到西安去下煤坑；
后生的弟妹饥饿难忍，
长辈在刺刀下报了名！

宪兵逼着把筐篓扔，
这是三代传家宝呀，
丢掉了也实在心疼，
它要和主人同命运。